

千年一梦香樟情

有一种遇见，在梦中；有一种情缘，是天意。我的家乡在北方，那里没有香樟树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树。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大概是源于电视剧《香樟树》。剧情我已经淡忘，但是香樟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，却让我平添了无尽的遐想，无端觉得她状如家乡的香椿树，纤巧、柔弱、温文尔雅，有那种小家碧玉般的温婉清丽。在我的心里，她是一缕相思，一抹乡愁，一声嘱托，一份亲情……我对香樟魂牵梦绕，期盼与她有个美丽的邂逅。

第一次见到香樟是在岳王庙前，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可能是当时的气氛太凝重，我无法把想象中俊雅的香樟树和眼前的她联系在一起。我一遍遍问：真的是她吗？我反复地看树下的标识：古树香樟。她虽然粗壮，高挺，但是树根上有个大洞，树干上布满青绿色的苔藓，还有大大小小的结块，树叶稀稀落落，是那么苍老、虚弱、衰败，像一个老者，有种美人迟暮的凄凉。联想到岳飞风雨飘摇的一生，心情沉痛，忍不住长吁短叹。我青翠的香樟梦支离破碎，散落一地。

其实，是我孤陋寡闻。走进吴山，我才惊觉，前世今生我和香樟树早就见过了，只是“对面不识君”罢了。她枝叶繁茂，高大挺拔，有的古朴苍劲，虬枝盘旋，有的圆润飘逸，枝叶婆娑，有的巍峨屹立、波澜不惊。我的眼前幻化出林隐寺前那块三生石，耳边骤然响起仓央嘉措苍凉空灵的吟唱：那一世，你为古刹，我为青灯；那一世，你为落花，我为绣女；那一世，你为青石，我为月牙儿。我知道，我将生生世世与你结缘。佛于是把我变成一棵树，长在你必经的路旁。阳光下，我慎重地开满了花，朵朵都是我前世的期盼，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泪水。那一世，我转山转水转佛塔，不为修来世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香樟啊，你

是我前世的期盼，今生的相逢，你美得像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梦！

最让我震撼的是城隍庙前的那棵香樟树。她那么高，我得仰起头才能看到她的树冠；她那么粗壮，五个人合抱也抱不住。看到她，我仿佛一下子被拉进了时光隧道。多少个春夏秋冬，她历经岁月的洗礼，栉风沐雨；多少个白天黑夜，她吸纳日月的精华，韬光养晦。静观春花秋月，蜂飞蝶舞，白云曼妙；冷对风霜雪雨，电闪雷鸣，狂风咆哮，这才沉淀出沧桑之后的安详从容，不动声色地洞察着人世间的一切，善与恶，真与假，悲与欢，苦与乐。我忍不住贴近了她，指尖轻轻滑过她粗糙的纵纹，闭上眼，静静聆听她的心跳。我感到自己的渺小，柔弱，狭隘，我听到了她无言的诉说，一种灵魂深处的明澈漫过我的全身，似低低的琴声，宁静，舒缓，温暖。

当然，这里的花儿也不甘寂寞，热热闹闹地赶来了，蓬勃地绽放着。但是，我的目光却掠过娇艳的花，定格在旁边的香樟上。看到她，我又一次想到岳王庙前的香樟。我汗颜于自己的肤浅鄙陋。今天，我终于读懂了她苍老背后的智慧。多美的香樟啊，你老得风骨犹存，老得分外肆意和妖娆，每一个枝丫都倾尽了诗意！

有一种执着叫千年一梦，有一种幸福叫情定三生。走进吴山，到处都是香樟树，到处都弥漫着淡淡的香味。清风徐来，香樟的叶子调皮地闪烁着光亮，香气袭人，鸟鸣啾啾。情，在缓缓地流淌；美，在静静地绽放。轻轻漫步在窄窄的青石板上，我仿佛做了一个悠远的梦。我知道，你在我梦里，我在你心间，等到香樟花开，我会踏歌归来，静听无弦琴音，等你，等你，不觉幽香满衣。

（吕秀霞 沈丘县长春路）



蒜瓣儿 核桃仁

母亲住在我家已有两周了，已渐渐习惯了我们的生活。只是，当我和爱人上班、孩子上学之后，家里又剩下她一个人，母亲又是闲不住的，一定要找点事情做，心里才舒服。

这不，这天我下班之后，看到茶几上放着一大碗剥好的蒜瓣儿。母亲做活干净利落，地面早已打扫干净，不似我，一定要弄得惊天动地，撒得到处都是蒜皮，好像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剥蒜了。母亲含笑望着我，告诉我，她到厨房里找到一些蒜，看到快发芽了，知道我们爱吃，不如剥好赶紧炒菜吃了。我喜滋滋地端进厨房，连连称赞母亲勤劳。

于是，一连几天，我家的菜里都有蒜瓣儿，蒜瓣儿炒鸡蛋、蒜瓣儿烩蘑菇、蒜瓣儿拌青菜，让人胃口大开。家人纷纷为母亲点赞。母亲受到鼓励，干劲儿更足了，我们新家的每个角落她都巡视一遍。

年轻时尝过饥饿之苦的母亲，更懂得珍惜粮食。家里放置好久的核桃被母亲搜寻出来，如获至宝。看着表皮发黑的核桃，我要扔掉，母亲

拦住我。待到下午我下班归来，小碗里已盛了半碗核桃仁。老人得意地说，她想总不能吃了呢，砸开一看一点也不坏。她端着让我尝尝，我捏了一粒核桃仁，放进嘴里，一股清香溢满口腔。真的不坏，好吃极了。她是如何砸开的呢？我疑惑地望着母亲，这种厚皮核桃，就是我们年轻人砸开也费劲呀。“喏，我找到了一把锤子。”母亲有些炫耀地望着我。想着八旬老母在空荡的客厅里，一下一下砸那黝黑干枯的核桃，只为儿女们有可口的食物，我忍不住潸然泪下。我不由抱紧母亲的肩膀，告诉她，以后这些活由我来做。

老人住在儿女家，总感觉自己是个客人，怕成了儿女的负担，想帮忙干些活，用她微弱的光芒，竭力温暖儿女。母亲，您多虑了，您抚养我长大，我陪伴您变老，能和您住在一起，每天陪您说说家常话，每天乖乖地躺在您身边，这是女儿的幸福呀！我们不需要您做什么，唯愿您开心，安康！

（李艳春 周口市地税局）



月落颍河

止、伶俐的口齿，得到了听课老师的一致好评。谁知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因家庭变故，我又失去了工作的机会。

在那个失落、忧郁的夜晚，我流落到颍河码头，等着你的出现。歇息的船只、沉寂的码头，在闪烁的航灯下，似乎已进入梦乡。我挣扎着昂首用朦胧的眼光凝视天空，期待你的出现。月，当你撕破夜色的凝重、阴云的忧悒，缓缓地再次舞进颍河温柔的怀抱时，我被你无畏潇洒的举止震撼了——原谅我，最终泪流满面。

转眼，中秋已过。这几天阴雨连绵，夜晚怕是无法在波光粼粼的河心看到你的素颜了。想你，正为所有人的等待与思念，精心地装扮着自己吧！月，我念着你的名字，轻轻地，轻轻地。而我的耳畔忽然间荡起惠特曼热情的声音：只要生存就会感到满足！欢乐！欢乐！笼罩万物的欢乐！是的，只要生存，只要呼吸，这便已足够了。生命的本身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赞美和热爱吗？因此，当月光笼罩颍河两岸这座小城时，便是小城的快乐；当月光笼罩万物时，便是万物的快乐。其实，每一个生命的最初和最终也是快乐。

写下这段文字时，我的心忽地开阔了许多，就像正圆的月，坠落颍河，尽情地展现生命的光彩。

（王银华 商水县大武乡北极星学校）



拐角处的小幸福

老太太每天都在街道拐角处卖馒头。按年龄和辈份，我应该叫奶奶，我却一直坚定不移地称她为“婶儿”。婶儿撇撇嘴问我为啥，我说：“给您降个辈儿，不是显年轻嘛！”婶儿骂了句娘后，便也不再计较。

婶儿是个厉害人，咋咋呼呼，粗门大嗓的，因辈份长，三句话不到头，就要骂人。我们小辈早已习惯，对她的粗口总是嬉皮笑脸，置若罔闻。

婶儿知道我每天早起，又有点懒，经常会吃不上早餐，每到拐角处，遇到婶儿，她总是吆喝：“过来，吃个包子！”我翻翻白眼儿：“婶儿，你不要害我！”“你这死妮子，吃个包子，又不是人肉包子，咋就害着你了？”我龇牙一笑：“减肥中！”

婶儿就走上前拉我：“来来，给你留着好吃的呢！”“啥呀，啥呀，这么神秘？”“婶儿今儿早上烙的红薯饼，专门给你留着呢！”婶儿说着，便从馒头筐边儿上拿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两个热乎乎的包子。

我佯装拒绝，婶儿就再三推让，几个

回合后，我“勉为其难”接住饼子，狠狠地咬了一口，好吃，地道，久违的味道！我上前抱住婶儿的胳膊：“婶儿啊，俺脸皮儿薄，以后有好吃的你至少要让我三次，一定要坚持让啊，不然我不好意思接！”婶儿狠狠地拍我一巴掌：“滚！娘的腿！想吃就吃，哪来那么多花花肠子！”我龇牙一笑，挥手再见。

我经常对婶儿说：“您可一定要长寿啊，我每天在这儿看到您，心里就踏实，就感觉热乎乎的，像吃了您俩肉包子一样！”婶儿的胳膊就在我头顶高高扬起，轻轻落下，乐得跟中了彩票一样。

每天的遇到，每天亲切的招呼，每天和老太太的调侃打趣，是我每天于拐角处小小的幸福！

（金伟 黄泛区农场尹坡明德小学）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xxs@163.com，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。